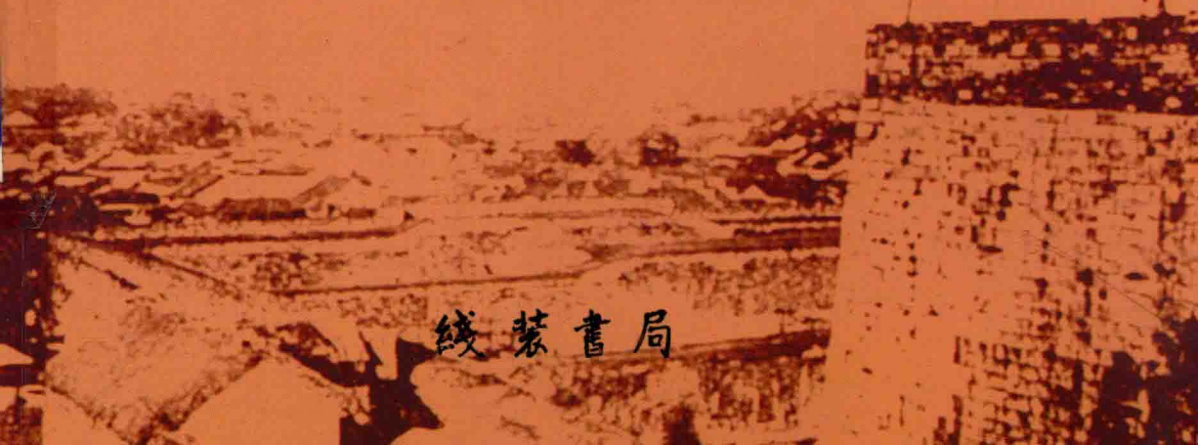


南門

沈广树◎著

民 国 故 都 的 变 迁 史
抗 日 战 争 实 景 记 述
平 民 人 家 悲 欢 离 合

綫裝書局



南門

沈广树◎著

史变迁的都城故国
述记实景战争抗日
合离悲欢人家平民

綫装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门 / 沈广树著.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6.7

ISBN 978-7-5120-2342-0

I. ①南…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9022 号

南 门

作 者: 沈广树

责任编辑: 曹胜利

装帧设计: 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zgxxsj.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序 言

初读《南门》(当时作者只写到第六章),禁不住地总要联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民族危难的时刻,都是历史风云长卷般的场景和故事,都竖起了一组被作者塑刻入骨、读之都能感到他们气息、脉搏的人物群像。以及,故事里同样都穿插、展现着民族历史大事件和社会生活万象,乃至国际政治背景,从而波澜壮阔而又细致入微地映现出各自民族的一段历史演进。但读着读着,便越来越有了殊异的感受:同样有写京城陷落,平民受难的场景,但莫斯科市民比起南京市民蒙受的苦难,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有侵略军的暴行,但日军之兽性爆发,不仅让百多年前的法军小巫见大巫,更足以让人类、人性蒙羞,让天地蒙尘,日月无光。

更加不同的是,托氏笔下的那几位主要人物,都出身豪门贵胄。在十九世纪尚存活于欧洲的古老帝国里,在古希腊—罗马那一脉文明中,尚武精神、保家卫国曾是这些王公贵族们的责任,是他们统治人民、世袭权位的正当性所在,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荣耀和人生价值准则。而《南门》里的主人公们,则是几个刚刚成年,出身庶民人家的青年人。他们卷入战争的动因,或因其立意传承“忧国、忧君、忧民”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士人传统,从而主动投身其中;或纯属莫可奈何地被命运抛掷,继而,生命个体在随着历史大潮的浮沉中,有的被吞噬,有的还在绝地挣扎。但勿论哪一种,他们都没有英雄救世的情结或觊觎江山、权力的野心,也很

少西教信徒们那般地总是关涉信仰、价值、救赎、心灵寄放等等的人生哲理思考，而是自始至终地安心于恪守合乎儒家传统—百姓身份的秩序伦理。

待到此书完稿并将出版，作者嘱我为其作序，而我则深感自己难当此任，于是又打开作者发过来的定稿文档，想更多地从中找出些东西来补拙时，我确乎又有了不少只能专属于《南门》的新感悟、新认知。而且，这第二遍的阅读，大不同于第一遍——不光因为这次是完整版，更因为自己的“大脑程序”事先就被预装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要为其写一篇序。鉴此，在读前，笔者便告诫自己，别太投入，也别有先入之见，要客观冷静、保持距离；评介也尽量别太业余，以免连累、辱没别人作品。

孰料，经过如此这般带着一堆杂念的二度“深读”后，笔者唯有捶股连叹：整体上看，这部“小说”，不但无法在笔者一己的读书经验里找到过往既有，或在大家名作里找到范例参照，甚至也无法用任何自己所知晓的“小说创作”框架和理路予以囊括涵盖。

譬如，在《南门》中，作者编织进了巨大体量的当年南京城风物样貌和历史掌故。另还投入笔墨，着重揭示出，在那“大变局”的历史时期中，其实既有动荡不宁、外辱临头的危局，也有“国民革命”胜利，内乱甫定后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既有通过北伐清除山头割据，搞定内部派系，从而夺得领袖地位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所做出的国家、民族担当，也有其软弱、专权和政治衰朽，直至全面溃败。尤其，对日寇攻陷南京后的兽行，以及一群外国人对南京市民的奋力救助，则更是不惜章节地作了十分详实的纪实性描述。更有甚者，作者还连篇累牍地以国军一线战斗人员的视角，再加上历史资料，巨细不遗地记叙了抗战正面战场上，国军从孱弱到强大，从被动挨打到战略大反攻之间历经的若干次著名却又很少被当今国人熟知的战役。

而，所有上述相关史实资料，作者都在下笔前做了如修学术似地搜集、查阅、考证。就连书中那些南京老城内的市井百态，方言土音俚语，作者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就出生、长成于斯而轻易落笔，却同样是经过反反复复的推敲琢磨，方才定稿。对书中主要的人物和故事，作者也一再强调都是

真人真事，其中有的人，就是自己的长辈。

——这叫啥写法？这算啥体裁？文献载史 + 个人口述史 + 小说？

又想起作者曾说过自己写的是“非虚构历史小说”，于是再当面请教，他却答得利落：“我这是混搭”。

这就好办了，咱也无须自设框框了。这里，笔者不敢说毫不夹带朋友感情，但可确保是凭着真实感受地说：虽然，这种“原生态”的历史真实，这些由故事情节串接、牵扯出来的极具史料色彩的文字，恐怕实难被读者或评家认可为“小说”的主体，反倒难免会让人质疑是否对背景着墨过多，或诟病为结构松散、枝蔓丛生，甚而本末颠倒如此等等。但，由于它们和人物命运、和故事演绎内在相扣，甚至互为因果，所以，至少可以说，它给了我这个“第一位读者”一种既有点怪异，也有点别样新鲜的阅读体验。

况且，若撇开书中宏大叙事的大话语、大场景，再看书中情节线索的延伸勾连、人物性格的发展嬗变，那么就不能否认，小说的基本因子，仍是支撑此书的主轴。进而，在语言风格、人物勾勒手法、叙述序进方式等方面，还不难体悟到宋元话本—白话小说的影响与传承。

那么，若仅以小说的“范式”视之，笔者以为，本书的个性风格最值得一说的，当是其中的“南京风味儿”。

由于作者原本在构思这部小说之初，就已然有了“写南京人、南京事”的强烈自觉，所以，小说里带有表征性的“南京味儿”，比如方言、习俗，自是无时、无处不在。但作者显然不满足于这些浮光掠影，以至，偶尔都会按捺不住地借着书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南京味儿”的剖解和注释。例如，在沈秋林和宋家老大探访胡家花园那一节里，以及陈德隆在中央军校毕业后与同学话别时，书中人物都分别对“大萝卜”这个蜚声远近的南京人“绰号”，作了“装呆”和“超脱”等等背书。

而事实上，连南京人自己都知道，究竟啥叫“南京味儿”？或者说，南京这方水土到底养育成了南京人什么样性格特点、文化气质？这恰恰是个聚讼至今都未曾熄过火的话题。其中，忠厚、实在论有之，愚钝、木讷论亦有之。作者此番在小说中抛出的装呆论、超脱论，不仅又立另说，而

且还一改南京人总想一语中鹄、总想高屋建瓴般提炼概括的老套，转而用因果关联、陈述式的语句，并辅以人物、故事铺垫映衬——甚至可以说是用了整整一部小说——来让这一命题既有了现实关切、触之可感的温度，又有了历史递延、积淀的厚度。同时，也有了南京人与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互推互动的活泛生气。及至掩卷，笔者竟悟出：南京人之“迂”、之“萝卜”，其所折射出的，恰是生存环境的险峻严酷。而藏匿在这种表面的憨厚或笨拙背后的，正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一种被逼出来的，在险恶环境中自求免于恐惧的生存智慧。

此外，笔者体会，在《南门》中，还有许多更内在、更难与外人言的“南京味儿”。那便是，故事里既没性事肉欲，也没有爱得死去活来。即便有那么多直面生死的战争场面，作者也无意借此编些跌宕起伏的离奇情节，或乘机兑些令人大喜大悲的煽情胡椒面。反之，即便是生死离别，作者也不渲不染，一如生活原貌；即便是人神共愤的日军施暴过程，作者也只叙不评，一如镜头客观实录；即便是命运弄人式的男一号与两个善良美丽女人之间的关系演变，作者也没用它来打造戏剧性冲突，却一如寻常家事般地轻淡写过……再加上质朴平白的语言，从而使小说打内骨子里就透出一股素净得甚至有点寡淡的味道，一股子悲喜不惊、从容若定的情致，和一点疑似表面冷漠，实则爱恨暗涌的“春秋笔法”。而所有这些，不也都是“大萝卜”味儿在特定情境下的演绎或变奏吗？至于所谓秦淮烟水十朝古都文化浸润，以及知书识礼，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等等儒风雅韵，则除了表现在陈、卢两家有士绅地位和遗风的子弟身上外，同样也表现在如沈秋林、宋老大等等平民阶层的身上。甚至就连沈韦氏、汤宋氏等等市井“妇道人家”，她们处世、待人、接物，也透着一种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累积，方能形成的文化—文明气息。若不是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历史大变局”，那么，狂躁、激烈、粗鲁、戾气恐怕下辈子都与他们无缘。而我们若把《南门》里的这一组南京人群塑放到更长的历史背景中去打量，还不难看出，他们又都是中国虽艰难滞缓，但毕竟已经上路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在成长、扩大的市民阶层。他们因历史和自身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性格”，及其彼一

阶段的命运遭际，既是南京的，更是中国的。

好了，写到这里，我的序言也可以做结语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个本来家住南京老城外的真实人物，遇上了一大堆将会影响到整个民族若干代人的历史变故，继而演绎出了一段平凡人的真实故事。后来，故事里某个人物的子嗣中，有个文学爱好者，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拾掇起来，写成了一部杂糅了许多编年史、大事记似的内容，但仍不失为小人物悲歌、平民史诗一般的，且又有着清淡却又浓厚南京味儿的长篇小说。

——这，就是笔者眼中的《南门》。

吴期颐 2016年5月写于南京西安门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2
第 三 章	67
第 四 章	95
第 五 章	130
第 六 章	163
第 七 章	197
第 八 章	230
第 九 章	256
第 十 章	277
第十一章	302
第十二章	329
第十三章	356
第十四章	390
第十五章	414
后 记	439

第一章

1

“手拿着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

哟呀嘿，呀嘢嘿，

锄去了野草，

好长苗呀，呀嘢嘿。

哟呀嘢嘿——。”

陈德隆、卢锦华和沈秋湖三个青年学生，走在南门大街上，听到中华门城堡那边传来了这首熟悉的南京民歌。这是公元1936年6月15日的下午，他们三人是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今年都是十八岁。陈德隆身材稍高，穿着中学生的童子军校服，眉目清朗，动作敏捷。沈秋湖中等个头，穿着和陈德隆同样的校服，举止稳重，略显拘谨。女学生卢锦华长挑身材，端庄的面庞上有一双诚挚和善的眼睛，她剪着短发，穿着浅蓝色的女生衫裙，步伐轻盈平稳，蕴藏着青春的活力。此刻，他们正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刚刚毕业的中学校门，走上了未知的社会。

南门大街是南京城南的一条主干街道，从城门起始，北至三坊巷（今

长乐路)口,再向北可直通到内桥,接近当年的市中心新街口。南门是城南居民对城门的俗称,原来正式的名称叫作聚宝门,城门就是一座城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把聚宝门改名中华门,南门大街以及通往内桥的几个街名统一改称为中华路,可是城南的老百姓还是习惯把中华门叫作南门,把中华路的南端叫作南门大街。

中华门城堡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经历了五百多年的风雨和战火,仍旧高大坚实。城堡宽一百多米,进深二百多米,高二十多米,用又大又厚的城砖砌成。城堡底部是巨型条石,顶部矗立着一座帝王规制的重檐庑殿式的城楼,城楼的四面坡屋顶上覆盖着黄色的筒瓦,在斜阳的光照下分外醒目。城堡里面建有三重城门和二十多个藏兵洞,可藏三千多名士兵。这座巍峨壮观的城堡,高居于城里城外的万家之上,显示着它作为皇城正门的地位。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由明王朝修建的城墙和城堡,规模之大居世界之首。城堡两侧延伸而出的城垣,像巨臂一样环抱着南京市区。城垣顶部的填土里生长着灌木,一些多年生的藤萝从城堞垂了下来,攀附在城砖的缝隙中,给古老斑驳的城墙添上了点点绿色。城堡的下面的空地,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广场,歌声就是从这个广场传出来的。

三人驻足观看,原来是北方的流亡学生和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在一起宣传抗日救亡。晓庄师范的学生举着校旗,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唱着陶行知先生改编的《锄头歌》,跳起了锄草动作的舞蹈,引来了市民和过往行人围观。流亡学生聚在一处,打着“天津南开大学”的横幅,其中一个穿长衫的瘦高个学生拿着一个白铁皮话筒。

歌舞表演结束后,瘦高个学生把话筒放到嘴边,大声喊道:“南京的市民们,同胞们:我们是平津学生联合会的抗日宣传队。现在中国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急了!东北已经沦陷五年,华北又在告急。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北方五省危在旦夕。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千百万中国人民被杀害,成百上千的村镇被夷为废墟,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占领。侵略者的铁蹄在践踏我们美丽的山河,鬼子的飞机大炮在华夏大地上狂暴肆

虐。我们的脸上流着泪，心中淌着血，充斥着悲愤、耻辱！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停了一停，他又大声喊道：“同胞们：我们要起来呀！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已经英勇抗战了五年。去年的十二月九日，在北平——历史的故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为了反对投降和压迫，我们平津学生联合会掀起了总运动。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告诉全世界：一个不屈的民族在苏醒，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抗争！”他拿出一张讲稿，大声念道：“我们平津学生来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我们的要求是：一、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释放被捕学生。”念完平津学生联合会的请愿书后，他领着大家振臂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立即向日本宣战！反对军队南调！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中华民族万岁！”

瘦高个学生演讲时，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捧着募捐的箱子，到人群中募捐。学生的爱国激愤，打动了围观的市民和行人，一些人掏出身上带的纸币和铜板捐款。陈德隆和卢锦华有点零用钱，他们毫不犹豫地投给了转过来的募捐箱。沈秋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一下，里面没有一个铜板，他默默地看着陈德隆把钞票投入募捐箱，卢锦华向募捐箱投入了几个铜板。

瘦高个学生刚刚讲完，人群的后面响起了警笛声，有人喊：“警察来了！”从内秦淮河钓鱼台旁边一条叫作沙湾的巷口，跑出来一小队警察，向这边赶了过来。广场上的人们向四面散去，流亡学生和一些向城外跑。刚到城门边，却见城门洞阴影里闪出两个人，掏出手枪，喝叫道：“不许动！抓住那个领头的！”向城外跑的人又掉头向城里跑，在奔跑的人群中，瘦高个学生对身边的同学说了几句什么，他们立刻分散开来，跑进附近的小街小巷。从城门洞里追过来的两个便衣盯住了瘦高个学生，配合警察逮住了他。

陈德隆、沈秋湖和卢锦华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他们惊呆了。当警察押着被捕的流亡学生从面前经过的时候，陈德隆心里突然一阵冲动，他走上前去质问带队的警官：“他们宣传抗日有什么错，你们凭什么抓他们？”

“凭什么？！”胖胖的警官瞪了陈德隆一眼，见眼前是个穿着童子军校服，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脸色缓和了一点。他对着周围的人群大声说：“蒋委员长已经下令，京沪一带发现反动阴谋，情势严重，禁止妨害治安的集会结社，违者严惩！”他不耐烦地对陈德隆说：“你们中学生甬在大街上凑热哄，没事赶紧滚回家去！”

1936年的南京，这样的抗日宣传活动随处可见。北方南下的流亡学生居住在南京市的大中小学校中，他们和南京的学生一起，宣传抗日救亡，向国民政府请愿，唤起民众的觉悟。在南京市和学校中，抗日救亡也是师生的热门话题。刚刚结束的市立第一中学高中班的毕业班会上，几位师长在讲话中都谈到了抗日救国。国文教员孟繁元先生讲到激愤处，拍着桌子，大声说道：“寇深矣！势迫矣！同学们啊，你们走出了校门，可不能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孟先生的瘦长脸上冒出了汗珠，一绺花白头发在光亮的脑门上晃动，眼睛瞪得像铜铃，圆框眼镜也滑到了鼻尖。学生平时在课堂听孟先生讲课，看到他吟诵古诗文忘形的样子，忍不住会偷偷地笑，可是今天谁也笑不出来，大家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像有一块石头压在了胸口。市立第一中学的创办人、校长李清悚先生不改平日的沉稳持重，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今天毕业，出了校门，就要走上社会了。师生聚散，本是常理。契合之道，在精神不在形体，精神团结，虽千里犹如一堂。此后大家天各一方，甚愿同学们本着在校之精神，不忘师友平时教我、励我的金石之言，淬砺奋发，自重自强。”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接着说：“本校自创办以来，奉行和洽笃实的办学宗旨，以复兴中华民族为最高鹄的，不仅教育学生读、写、算，更注重教育学生将来如何做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好，‘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现在时局艰危，国难当头，大战随时可发，社会各界皆直接间接准备着战争。同学们今后或效命疆场，或升学深造，或从事农商实业，均要

忠实苦干，求真正的知识，做真正的人，以报效国家，为母校争取光荣。”

毕业班会结束时，音乐教员周玲荪先生指挥大家唱《一中校歌》和《毕业歌》。《一中校歌》由李清悚校长作词，周玲荪先生谱曲，词曲平和典雅，同学们带着惜别的心情唱起了这首歌：

“大哉汉都，秀毓淮钟。

巍巍我校，金城之中。

乐群敬业，朝气葱茏。

涵三德兮，智仁与勇。

做生活兮，洩洩融融。

愿春风广被兮，天下为公！”

《毕业歌》是电影《桃李劫》的插曲，由左翼作家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激昂跳跃的音符和歌词很受青年人的喜爱。随着电影《桃李劫》的放映，《毕业歌》传遍了全国，成为当年的流行歌曲之一。市立第一中学的学生是在周玲荪先生教的音乐课上学会了这首歌的，毕业之际，唱起来更是触动感情。当唱到“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时，大家都放大了嗓门。待唱到“巨浪，巨浪，不断地成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许多同学张大嘴巴喊出了歌词，最后一句，大家都拖长了声音，使歌声在教室所在的明德院大楼里回荡不已。周玲荪先生站得笔直，有力地挥动胳膊打着节拍。歌曲终了，他仰起头，伸出双臂，仿佛在迎接汹涌而来的民族自救的巨浪。

毕业班会开完，校长、老师离开教室，同学们意犹未尽，还在教室里谈个不停。班长韩坤一见大家相互间还有许多话要说，于是提议明天去玄武湖边的豁蒙楼，做最后一次同学聚会。玄武湖在南京城北，紧邻紫金山，南京人称之为后湖洲，是个观赏湖光山色的好去处，同学们纷纷赞成。

高中毕业意味着走上社会的开始，不同家境的学生有不同的志向和打

算。当这群毕业生离开教室，走过操场，走出学校的大门时，他们想的、谈的最多的是毕业后的出路这件事。陈德隆、沈秋湖和卢锦华的住家靠近，他们放学常常一起回家。卢锦华家里是中医世家，她的父亲是城南有名的中医，哥哥也是学医的，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校长是她心目中的偶像，她已经决定投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医学专科。在回家的路上，她问陈德隆：“你毕业以后打算考哪所大学？”陈德隆说自己想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将来当个画家。陈德隆喜欢画画，美术老师在课堂上说他有绘画的天分，他要报考上海美专不令人意外。但他又说报考的事自己做不了主，要回家禀告母亲，和几位哥哥商量后再定。卢锦华又问沈秋湖：“你呢？”沈秋湖家境差，从升高三年级起，他就想着毕业后要早点工作，减轻家庭的负担。他说：“我没有升学的打算，只想早一点出去找工作。”

南京城南以南门大街为界，东面的一片称作门东，西面的一片称作门西。在中华门城堡的跟前，有一条沿着城墙向西的街巷，街边有一口八角形石雕井栏的井，这条街就叫作八角井。八角井连接着南门大街，比其他的街巷宽，街两边是徽式店铺，房屋顶上马头墙高低错落。三人从南门大街拐进八角井。卢锦华的家就在街口不远处，门旁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中医卢崇善”五个字。到了门口，卢锦华道了声：“明儿见。”轻轻推开门，转过身又向陈德隆、沈秋湖摇了摇手，掩上门进去了。

送卢锦华回家后，陈德隆和沈秋湖加快了脚步。八角井街道短，只有十几户人家，两人很快就走过去。前面的街道变窄，向城墙边折了一个弯，朝西延伸过去，这条长而窄的街巷叫作六角井。六角井沿街的房屋远不如八角井阔绰，街北边朝南的小宅院还算整齐，房屋之间已经没有马头墙相隔；街南边紧挨着城墙根的一路，都是些低矮破旧的房屋，墙是土坯夹杂着砖瓦垒的，屋顶胡乱铺着芦席、油毛毡和瓦片，这是穷人住的地方。六角井的西头是个丁字路口，一条更窄的小巷由南向北穿过去，这条小巷叫作同乡共井。旧时人家凿井而居，顾名思义，这条小巷大约是某地同乡共同凿井聚居形成的。沈秋湖的家就住在六角井和同乡共井路口的小院内。走到家门口，沈秋湖邀陈德隆进去坐坐，说：“我家妈前两天还记挂着你哩。”

他俩从小学起就是同学，陈德隆经常到沈家去玩，沈秋湖的母亲沈韦氏很喜欢他。陈德隆说：“不了，我还是赶快回家去，跟家里人商量报考上海美专的事。”口里说着，脚步不停地朝自己家走去。

陈德隆的家住在六角井西边的陈家牌坊。陈家牌坊东起六角井，西到绿竹林，比八角井和六角井两条街巷加起来还要长，是南京城里最南边的一条长街。从六角井方向走过来，街道又由窄变宽。青石板路被骡马车的铁箍轮碾压出了道道辙印，路两侧鹅卵石的缝隙里长着小草，一些潮湿的地方生了青苔，有的青苔还顺着雨水痕迹上了墙。陈家牌坊的房子大多是明清时代的老屋，宅院占地面积大，屋脊也比寻常人家的房屋高出许多。因年代久远，老屋门窗上的油漆已经褪尽，门楣和瓦当上的纹饰也模糊不清，屋脊和瓦楞上长着瓦松和狗尾巴草。一些大户人家院子里种植的树木，把枝叶伸出到院墙外面。

走完陈家牌坊这条街，南边的城墙根是一片野生的竹林，这里就叫作绿竹林，向北是门西的另一条老街鸣羊街。在陈家牌坊与鸣羊街的路口，有一座前后五进大宅院，搪瓷门牌上标明“陈家牌坊 50 号”——这就是陈德隆的家。

2

陈德隆家祖上是淮西人氏，明朝洪武年间迁居江宁，原为耕读世家，清代嘉庆年间开始经商。太平天国战乱，陈家老屋毁于兵燹。战乱平息后，陈德隆祖父陈儒淳以毕生积蓄重建了这座宅院。陈家宅院的南北两面都临街，南边的大门外是陈家牌坊，北面后门出去是另一条街高岗里。陈家宅院的门不大，除了青石门槛比一般人家稍高，门上镶有两个铜环外，没有其他装饰。陈德隆一路快走来到家门口，伸手按了两下铜环。陈家帮佣张老四听见铜环的响声，开了门，招呼道：“七爷回来了。”陈德隆擦去了脸上的汗珠，点点头，跨进了大门。

陈家大门的两侧是耳房，东屋是张老四的住处，西屋过去是放车马的，

现在堆放杂物。过了耳房是一处长方形的天井，青砖墁地，东墙边有一口水井，盖着井盖，西墙边种了一棵老槐树，伸出院墙的枝叶正好挡住了西晒。天井北面是一栋五开间的房屋，房屋中间是穿堂，两边是居室。居室下半截砌砖墙，上半截安装了木格方窗，这里是陈德隆的二哥陈德荣和四哥陈德昌的住所。陈德隆走过穿堂时看了一下，陈德昌屋里没人，房门紧闭。陈德荣家房门敞着，门上挂着捋筹儿，——一种用竹片串起来帘子，既遮光又透气，南京人以此代指门帘和窗帘——里面静悄悄的。

过了这一进房屋，又是一处天井。这处天井呈方形，比前一进要宽敞得多，天井中无其他物件，亦是青砖墁地。迎面就是陈家的正房，这栋房屋在陈家宅院的正中，高度和进深都超过了别的房子。房屋中间是厅堂，俗称堂屋，敞着六扇雕花栅格木门，光亮轩敞。厅堂的中间稍后隔着板壁，上面挂着一幅中堂画：范蠡泛舟江湖图，图中江流、船头均向着画里面，意涵财富滚滚流入。画两旁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秉义取利陶朱韵”，下联是“读书行贾端木风”。此画与对联是当年陈儒淳重建宅院时友人所赠，陈儒淳十分喜爱，虽口称“不敢当”，即悬挂于中堂，以显儒商之风。几十年过去，字画滚轴虽已陈旧，字迹画面依然清晰。陈德隆小时候听父亲讲过，这陶朱公就是画上的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完成灭吴大业后，退隐江湖经商，发了大财。端木赐则是孔夫子的高徒子贡，被历代商人奉为祖师，以此为荣。中堂画下面安放长条几案和一张硕大的八仙桌，几案正中是座精致的木雕底座自鸣钟，产自南京本地，俗称本钟。本钟两旁是瓷质圆柱形帽筒和挂黄历的座式画屏，外侧是白底红花碎瓷梅瓶和一盆兰草。八仙桌的两边放着两张带脚凳的太师椅，另外六张太师椅放在厅堂的两侧。

板壁的背后，侧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座木雕的神龛，里面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下面是一张供桌，摆着青铜香炉和一对锡制蜡烛台，用于逢年过节祭祀祖先。堂屋的两边亦是居室，与前一进房屋不同的是，正房居室砖墙上安装的是雕花木窗。在这里居住的分别是陈德隆的母亲陈杨氏和大哥陈德厚，两边房间都半掩着房门，捋筹儿捋了起来，钩挂在门边。

从板壁的边上绕过去，是正房的后门，门外又是一处小天井。天井东